

农七师史志丛书之三

淡淡的彩霞

韩天航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题 记

我的生命与感情已化进了这片土地……

目 录

初秋,在那月光皎洁的夜晚	(1)
嗨,这一脚	(16)
春暖	(31)
农场记事(三题)	(45)
烧水员老张	(52)
逛场部	(57)
九个与一个	(63)
农场青春曲	(67)
土地·瓜种·地膜	(77)
农场人物(八题)	(86)
芦苇丛中飘着红布带	(105)
变艳了的蒲公英花	(119)
罪与罚	(139)
在胡杨林的后面	(165)
淡淡的彩霞	(197)
瓜怨	(243)
缘后	(287)

初秋，在那月光皎洁的夜晚

不知是由于这儿的地势比较高，还是由于夜间的空气特别的澄清，月色显得分外的明亮。

月光随着那初秋的夜的舒适的凉意，从窗口透进屋里，拂在王巧娣的脸上。王巧娣睡不着觉，爬起来，披上衣服，钻到厨房里，洗了洗手，在面缸里挖上一碗面粉，倒在面盆里，和上一些水，把那面使劲地揉着，揉进了自己的许多情感，揉进了自己的满腔心思。她把那团面揉了好大一阵子，揉得滑滑的，韧韧的，像面筋儿似的，这才放到案板上，用拳头将面团儿揪揪平，抽出案板边上插着的擀面杖，慢慢地擀起来。她把那面皮儿擀得薄薄的，匀匀的，摊开晾在案板上，便到炉前架着了火。那红红的火苗燃着锅底，好像也燃着她的心……

她已三十出头了，但脸蛋儿还嫩，眼睛也水灵灵的很有光彩。滚圆的肩膀，隆起的胸部，身上的肉紧绷绷的，还有点像姑娘家，看不出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她结婚早，但婚姻很不幸。唉，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多少人的青春，也耽误了多少人的婚姻啊！她觉得，那时她多傻呀，找对象，不是凭感情，论人品，看心灵，而是看“牌子”。“你的对象

怎么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哩，共产党员哩，贫下中农哩，三结合的成员哩。”这几块“金牌”一亮出来，仿佛婚姻的幸福也全在里面了。正像现在找对象一样。“你的对象怎么样？”“他爹是人事科科长哩，家里存款上万元哩，住房条件宽敞哩，他舅还在香港哩。”

唉，错就错在这上头。那年月，十八岁的王巧娣，好胜心强得很，非要找个有几块“金牌”儿的对象。旗帜鲜明得很，立场坚定得很。还真叫她找到了。他叫许方友，模样儿虽然一般，但那几块“金牌”都有。王巧娣很满意。蜜月过得也很甜，如胶似漆。那年他二十三，结合进了生产队上的“革委会”，当上了队上的革委会副主任。

没过上半年，她怀孕了，许方友就对她冷了，光在外面转，很少进家门，说是在抓“阶级斗争”。别看他人瘦得像猴儿一样，但心毒得很，手辣得很。捆绑吊打他全来，还想出种种新刑罚。看了都叫人寒心。打那以后，王巧娣才觉得自己找错了对象，那几块“金牌”儿也没有给她的婚姻带来幸福。她一年为他生一个孩子，三年生了三个男孩。他不但冷漠了她，而且还有点嫌弃她。并且还利用他手中的职权，搞起腐化来了。别看她是个女人，却也是个轻易不弹泪的人。她咬着牙，忍住恨，心里想：“许方友，你等着，你这个响当当的造反派，造反造到别的女人的床上去了，老娘也要叫你尝尝造反是啥滋味！”有一天夜里，她硬是偷偷地跟踪他，把他从“野女人”的床上拖了出来，拎着他汗衫的后领，让他穿着个裤头，顶着零下十度的严寒拖回家里来。

从那以后，她再也不许许方友进门了。有一次，许方友偷偷摸进家，被她用擀面杖收拾了一顿，最后一脚踹着屁股蹬出

屋外……

日月如梭，一晃就是几年。许方友一直没敢再进家门，只好住在集体宿舍里。他几次提出离婚，王巧娣眼睛一瞪，两手腰间一叉，冷笑一声说：“想离婚？没门！”每月领工资时，王巧娣就把许方友的那份也领了，扔给他二十元钱，吃穿带抽烟，全在这里头。有一个月，许方友偷偷地把自己的工资领了。王巧娣知道后，领着三个儿子，来到会计家，说：“刘会计，这三个孩子你给养着吧。”

“怎么啦？”刘会计惊愕地问。

“谁叫你让许方友把工资领走的？文革，红卫，向东，”她对三个孩子说：“你们就吃在这儿，喝在这儿，屙在这儿！”

这把刘会计作难得直搓手，好说歹说，最后下了保证，许方友的工资除她王巧娣来领，任何人来领，一律不给。到晚上，她闯进许方友睡的集体宿舍，一把将许方友从床上揪起来，要他把工资交出来。许方友想起她把他从野女人床上揪起来的情景，想起屁股上的一脚，吓得鼻尖上渗出一片冷汗，赶忙把工资交了。她照例扔给他二十元钱。

“巧娣，”他说，“每月二十太少了。”

“少什么！你算算，我爹我妈，三个儿子，全家加你七口人，我们两人工资合起来不到一百元，平均每人合多少？给你二十，算是对你特殊照顾了！不要给你脸你不要！”

许方友沮丧地耷拉下脑袋。

“这家伙，”她想，“造别人的反，又狠又毒；可你要造他的反，他也成了个脓包了！”

许方友呢？又是叹气，又是摇头：“他娘的，我算啥？家不叫我进，床不叫我上，丈夫的义务得尽，丈夫的权利却没有！”

这话传到她的耳里，她说：“放他娘臭屁，你问问他，他有没有做丈夫的德性！”

锅响了，水叫了。王巧娣在面皮儿上撒上些干面粉，叠成叠，操起刀来细细地切。面条儿切得又细又匀。抖掉干粉儿，把面条下进了锅里。她又从咸菜坛子里捞出一根咸胡萝卜，两个咸辣子，把辣子盖儿摘了，籽儿抖了，然后切成细细的丝，放进一个碟子里，浇上一些从河南带来的芝麻油儿。她把面条儿挑进一个小铝锅里，撒上绿绿的葱花，也浇了些香油。再将锅盖擦干净，翻过来盖在铝锅上，放上那碟咸菜，最后把锅放进一个小篮子里，上面盖上块毛巾，拎着篮儿，走出了家门。

深夜两三点钟了。那半轮月儿正悬挂在高高的空中。月亮的四周，有着几丝薄薄的云彩，像绸带一样，在轻轻飘荡。她沿着林带的埂子往前走。林带里，一串串沙枣果已经成熟，散发出一阵阵浓郁的甜腻腻的香味。

去年秋天，一位中央领导到这个地区来视察，听了垦区领导的汇报。他说，你们兵团，一是死，二是穷。因为管得太死，所以才穷。他提出要办家庭农场，搞家庭承包。这消息不脛而走。有人喜，有人愁，也有人要“等等看”。王巧娣呢？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得找条出路，她这个家不能老这样下去……

她和许方友分居七八年了。她记得，“四人帮”粉碎后那年冬天，雪下得好大哟。她要到水池里去打些冰。那时，他们队上还没有井，冬天得到水池子里打冰吃。她拉着个爬犁，来到水池边上，看见许方友低垂个脑袋，蹲在水池边的围堤上，闷着头在抽烟。他穿着件破棉衣，袖子、领口黑得要冒油，头发也没理，胡子也没刮，尖瘦的下巴上长满了乱七八糟的胡茬茬。

那棉衣的衣襟上，棉裤的膝盖上，棉絮都露了出来。他那细细的手指，被烟熏得焦黄焦黄的。唉！这就是十年前，她所要寻找的理想的爱人，现在成了这模样！

“你瞧瞧你这样儿！”她走到他跟前生气地说，“你这是存心做给我看的是不是？”

“巧娣，”他哭丧着脸说，“没法儿，我自己又不会拾掇。”

“你不会去找野女人拾掇？”

“打你把我那事儿揭露出来后，”他说，“我在党内受了处分，副队长的职务也给抹了。现在‘四人帮’倒台了，我这样的人儿也跟着倒了霉，谁还肯同我相好啊。”

“你别在这儿装正经！你同菜地的苗寡妇眉来眼去的，谁不知道！”

“我就想同你商量这事儿，咱俩离了吧。”他说。大概鼻子酸了，眼泪汪汪的，“我知道，咱俩是打破了的瓶子，再也合不起来了。我只求你，答应我离婚。苗桂兰讲了，只要我能离婚，她就答应跟我。巧娣，求求你，可怜可怜我吧。”

王巧娣这时心有些软了。她同他毕竟做了几年夫妻，虽然这几年分居了，但他的工资她还是月月领着，每月给他二十元的生活费，实在也不够他花的。据别人跟她说，这些年来，他没有像样地买过一包纸烟抽，总是每月买上两元钱一斤的劣等莫合烟。那手指、牙齿、嘴唇都熏得焦黄焦黄的。

他帮她打了一爬犁冰，她答应他回去想想，再给他一个答复。她回家后，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得不能离。一离婚，他就独立了，她再领他的工资就没理由了。可这一大家子，她那一点儿工资，够什么用！

“以后再说吧。”她回答他。

“巧娣，你怕经济上支撑不了，让出两个孩子叫我带。”

“那不行！我不能让孩子跟着你这个坏名声的爹！”

“我们不能老这样下去呀。再说，也有人看上了你……”

“放屁！他看上顶什么用？”她说，“我们离婚的事，以后再说。”自然，这个“以后”是在猴年马月，她自己也不知道。

横穿过两道林带，就到瓜地了。承包的三十亩瓜地不算小，看上去好大一片呢。瓜地中间，有一个用树枝搭成的小茅棚，看瓜人就住在这里面。

这看瓜人叫丁继根，三十多岁的年纪，方方的脸黑黝黝的，鼻梁高高的，长得挺俊气。许方友说有人看上了王巧娣，指的就是他。

1972年，丁继根来到农场。他有个叔叔，是个孤独老汉，不知为什么，他不愿结婚。一直到六十岁，他突然觉得自己孤孤单单，很凄凉。他省吃俭用，银行里存下了一大笔钱。于是写了一封信给他在甘肃山沟里的亲弟弟，叫来个侄子，过继给他当儿子。信写出去后，一直没有回信。老人很伤心。没过两三个月，便一病不起。临死前拿出一叠银行存折说，本来这笔钱准备留给他侄儿的，但他侄儿既然没有来，看来他亲弟弟也无情，就把这钱上交给国家吧。丁老汉死后没几天，人们在他坟地开完了追悼会，大大地赞扬了他这种把钱上交给国家的共产主义精神。当人们从坟地回到队上时，看到一个小伙子傻愣愣地蹲在路口。穿着黑平布的老式的对襟衣服，肩上挎着个小花布包袱。问队上的人：“丁允仁是不是在这个队？”人们问他找丁允仁干啥？他掏出了丁老汉给他弟弟的信，拿出乡政府开的证明信，证明他就是丁允仁的侄儿，并过继给丁允仁做儿子。多么不凑巧啊，丁老汉的儿子是做不成了，但他竟没有走，

在这儿落了户，问他原因，才知道他们那个山沟沟里穷得叮当响。十八岁的大姑娘，半露着身子在火车沿线要饭吃。他们收到了老汉的信后，高兴得很。他爹化了几个月的时间才给他弄上这套衣服和盘缠，那是老人偷偷摸摸、担着风险在外打零工赚来的。

“你们也该回封信吆。”

“唉，谁知道我大爷会就死了呢？”他丧气得很。队上的领导很同情他，同意他留下。大家又都很可怜丁老汉，艰难了一辈子，就这么孤孤单单地去了。既然他侄儿来了，虽没见上面，但毕竟是过继给他当儿子的，总算有了个烧纸上坟的人。丁老汉的钱已上交了，当然也就算了。丁继根也不敢要。那时讲钱就不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形势摆着呢。丁继根想，在这儿能住下，比山沟沟强多了，起码能吃饱肚子。

他虽然在这儿落了户，但当不上职工，只能参加队上的“五·七”排。那时候，农场里有一部分家属没有工作干，但他们也都有“一颗红心两只手”，“不愿在家吃闲饭”。于是就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组织成了“五·七”排，在“五·七”排里干活的人，都美称为“五·七战士”。“五·七”排是集体所有制性质，生产队给他们分上一些地，让他们自负盈亏，多劳多得，很像现在的承包制。但所给的地亩数和所种的作物，都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这“五·七”战士，自然要比正式职工低一等。正式职工是“铁饭碗”，而“五·七”战士是“泥饭碗”，即使干好了，收入也不准超过一般职工。

丁继根是个种庄稼的好把式。人又老实又机敏，干活从不耍滑，有多大劲就使多大劲，新的东西，他也一学就会。可是世界上的事，谁也闹不清，不知为啥，打王巧娣同许方友分居后，

他却偷偷地爱上了王巧娣，而且爱得发痴。在他眼里好像世上只有王巧娣这么个女人。

爱同火一样，是包不住的。人家把这事讲给王巧娣听后，她气得了不得，说：“一个五·七战士，想找正式职工的好事儿，不自量！”

是呀，他再可爱，对她来说，有什么用呢？一个“五·七”战士，没有固定的收入，他用什么来同她养活一大家子。不过，他想爱她，就让他爱吧，这是人家自由，她就是再不愿意，又能把人家怎么样呢？戈壁滩烤火一面热，就让他那一面热去吧。

在农场，男孩儿多的母亲，最发愁的是孩子们的鞋。一双布鞋，没蹦上几天，大脚趾就出来晒太阳，不上半个月，鞋就露牙咧嘴了。

这天中午放学的时候，大儿子文革穿着一双崭新的布鞋走进家门。那布鞋不但式样儿好，鞋面儿光溜，鞋底儿硬绑，而且大小也刚好。

“谁给买的？”

“丁叔叔做的。”

“哪个丁叔叔？”

“就是那个丁叔叔呀。”

她知道是哪个“丁叔叔”了。这鞋也做得真好，一个男人能做出这样的鞋，也真难为他了。她深深地叹了口气，心想：“真是痴心汉子。”便去做她的饭。

三天后，二儿子红卫也穿了双新鞋跳进屋来。

“妈，鞋。”

“谁给的？”她问。

“丁叔叔。”

又是他！

又过三天，三儿子向东也穿上了新鞋。

“丁叔叔给的吗？”

“是哩。丁叔叔叫我问你，鞋做得好吗？”

三个儿子一说起丁叔叔，都亲热得很。而王巧娣呢？那天晚上也没睡着觉，做梦老是梦见他。像她这样年纪的女人，想男人，自然也是正常的事儿……

王巧娣踏进三十亩瓜地，心中便涌出兴奋感和亲切感。她放下篮子，蹲下身子，摸摸脚下的大西瓜，那阴凉凉滑溜溜的大西瓜使她心中漾出一股幸福的暖流。她觉得当她生下第一个儿子时，摸着自己儿子那滑嫩嫩的脸，心中也曾荡起过这样的感情。

这满地的西瓜，连着她的幸福，连着她的未来，连着她的希望……

今年元月份，队上传达了办家庭农场的文件。一散会，王巧娣就找队长，提出自己想办家庭农场的要求，这使队长作难了。他摸了半天下巴，说：“巧娣，你这种积极性是好的。但上面有规定，凡是想办家庭农场的，要条件成熟才能批。”

“啥叫条件成熟？”

“要大家子，人口多，劳力棒。你呢？上有老，下有小。老许又不同你一块儿过。这样的条件，办家庭农场有困难，没法批。”

“队长，我不这么看。”她说，“我琢磨，越是像我这样的条件，越该办家庭农场。”

“这不行。如果你同老许和好，那到可以考虑。”

“同他和好？”巧娣恼了，“我申请办家庭农场，就想同他彻

底分开哩。老队长，我看你也不是个办事的人。胆小，怕事。我也不叫你为难。我去找场长。”

“这好，这好。”老队长很高兴。矛盾上交，正是他最求之不得的呢。

对这一类事，王巧娣心里有底。她知道，凡是政策允许的事，只要立场坚定，坚持到底，纠缠不休，事情准能办成。共产党办事就是这样，讲文件条条，讲上面政策。虽然她这样认为，但去找场长前，还是到文教办公室，翻了个把小时的报纸，看看报上咋说的，武装武装头脑。等她找到了根据以后，这才到场部去找场长。

“场长，”她说。她见了场长一点都不怕，不像有些人，见了大一点儿的官，连话都说不成，“你是党的干部吧？”

“那当然。”

“报上号召，党的干部要做改革的促进派吧？场长，你是个促进派呢，还是个保守派？”

“王巧娣同志。”场长笑笑。场长认识她，她把她男人从别的女人的床上揪出来，让他穿着汗衫、裤头游街，这是一件轰动全场的新闻，“你不要给我先戴帽子。高帽子我可不怕，文化大革命戴着高帽子游街，我可是锻炼出来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行！你们下的文件算不算数？”

“啥文件吆？”

“办家庭农场的文件呀。”

“那当然作数。”

“我申办家庭农场，你批不批？”

“干吗不批？”场长笑了，“我正愁没人带这个头呢。这文件

说：“行，行，行……”他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真没出息。”王巧娣想，“想女人想成这样！”然而王巧娣自己却不知道，丁继根在她那双水灵灵的眼中，看到了爱的闪光……

从此以后，队上的人管王巧娣叫“王场长”。自然这里有赞美，有挖苦，有讽刺，也有这么叫着觉得好玩的。王巧娣不管，反正叫她“王场长”她就答应，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月色真美啊，一溜溜西瓜被照得明晃晃的。随着初秋的轻轻的温柔的风，丁继根走到她的身边。她朝他亲热地笑笑。为了她的家庭农场，他可出够了力，也没少受气。他一心一意地爱着她，出力他情愿，受气他不怨。他忠厚，他聪明。在“五·七”排，他也帮着种了几年瓜。现时成了种瓜的土专家。他自个儿还培育了一种新品种，瓜皮儿薄，瓜籽儿小，瓜瓤儿比蜜还甜。

“累了吧？”她摸摸他的手说。

“不累。”他笑笑。

“快去吃上点，好好休息一会儿。往后的日子，我可全靠你了。”

听她这话儿，他觉得比他培育的西瓜新品种还甜。于是他很幸福地笑了。

今年开春那阵子，为丁继根的事儿，许方友可大闹了一场呢。一天下午，许方友握着把明晃晃的铁锹，拦在路中，两只醉醺醺的眼睛在冒火。

“你给我站住！”他拦住丁继根，恶狠狠地喊。

“干什么？”

“干什么！你在破坏别人的家庭，破坏别人的幸福！”

“没有。”丁继根平静地说，一点儿也不怕，也不慌，“巧娣办家庭农场，要我去帮忙，这政策上是允许的。”

“允许个屁！倒退，复辟！”许方友气急败坏地喊道，“我问你，破坏别人的家庭，政策上也允许吗？”

“我没破坏。”

“我同巧娣还没离婚呢！”

“我同巧娣也没结婚呀。”

“我看你嘴硬！”许方友一铁锹砍在丁继根的大腿上，血涌了出来。丁继根也不示弱，一把夺过他手中的铁锹，扔进排渠，然后一个扫腿，将瘦骨伶仃的许方友甩进了地头的草丛中，又是一个嘴啃泥。丁继根头也不回，径直走了。王巧娣听到这事儿后，心疼得了不得，当着众人大骂许方友。等丁继根包扎好腿，她毫不在乎让丁继根勾着她的脖子，她扶着他的腰，把他送到宿舍里。别人指指点点地议论，她全不管。

她回到家，许方友满脸的泥，嘴角上流着血，气咻咻地握着铁锹，怒视着王巧娣。

“我同你拚了！”他喊，“我不活了。我这算啥，丈夫不像丈夫，王八不像王八。拿我的工资养汉子。我是个人，我还有个脸面呢！”

王巧娣挺着胸，威风凛凛地迈步走到许方友跟前说：“你同谁拚？我现在是家庭农场的场长，你敢碰碰我，法律制裁你！来，往我身上砍呀，拚呀。”

许方友被王巧娣这种气势吓倒了，手一松，铁锹掉在了地上。突然，他揪自己的头发，拼命地跺脚，接着蹲在地上捂着脸嚎啕大哭起来。眼泪从他那被烟熏得焦黄的手指缝里流了下来。

王巧娣心软了。打了一盆洗脸水，搁到许方友跟前说：“洗把脸吧，嚎个屁！比娘儿们都不如。”

“巧娣，你要把我拖到哪年哪月啊。”

“快了……”她说，突然感到鼻子一酸，奔进屋里，也伤心地哭起来。这些年来，她的日子也不好过，她的心情也不痛快啊。

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王巧娣这么想着。这些年来，也太作难许方友了。但对她来说，也实在是没办法呀，一大家子人呢。可是要叫她同一个她已经十分厌恶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她又不愿意。难呢。

她把篮子递给他，走到小茅棚前。他从茅棚里拖出一张塑料布，让她坐下。她掀开毛巾，端下飘散着芝麻油香味的咸菜碟，打开锅盖，香喷喷的面条冒着热气，在月光下，那热气变成一块薄薄的在飘动的轻纱。

“你同他的事办完了吧？”他问。

她点点头。疼爱地看他一眼：“你等急了吧？”

他摇摇头：“再等几年，我也不急。”

“嘴硬骨头酥，你们男人都是这样。”

今天上午，许方友来找她，哭丧着脸说：“巧娣，你发财了，我那点工资，你也看不上眼了。咱们离婚吧。唉，当初我真不该找你，倒了八辈子的霉了。我越想越后悔。”

“你别放臭屁！”她说，“这全怪你。你那阵子不干坏事，不搞野女人，我会这样？”

“行了。以前的事咱们不提了。咱们也朝前看吧。苗桂兰同我商量，她明年也想申请办家庭农场，要我同她一起干。巧

娣，咱俩离了吧。”

“行！下午咱俩到场部去办离婚手续。”这次她回答得很干脆。

许方友也高兴地点点头。但他的眼中含着哀愁。他很后悔，也舍不得王巧娣，一个又漂亮，又能干，又大胆，又泼辣的女人啊！

“继根。”她扶着他那结实的肩膀说，“下午我同许方友办离婚手续时，我提出给他两千元钱，算是偿还他以前的损失。叫他同苗寡妇办喜事也体面点。你没意见吧？”

“其实这有啥。”他说，“要是以前，别说两千，就是二十也拿不出来。可现在，你算一下，这块瓜地的收入，少说也有一万三千元。按合同上交队上三千，成本花了两千多，咱们还有八千多元的纯收入。三八二十四，三年功夫，两万元就出来了，以后将不止这个数。”

“你真好，”她深情地看着他，他长得满俊的，但可惜比以前瘦多了。为这瓜地，他可没少操心，为了爱情，也真难为他了。“继根，等今年入冬，选个日子，咱俩就结婚吧。”

“你不嫌我是五·七战士了？”

“屁话！什么五·七战士，现在咱俩，都是家庭农场的成员！”

月光慢慢地向西移，斜射进茅棚，他那疲倦的脸上含满了幸福而舒畅的微笑。唉，她看着他想，过去找对象，想找有那块金牌的人，现在找对象，得找“心灵美”的人。过去，她找错了，现在呢？她觉得自己找对了。可是吃了多少年的苦啊！是呀，人生和社会一样，要找到点正确的东西，不容易。不过，过去的总算过去了，新的生活已经开始了……